

寒林图中的蟹爪树

《读碑窠石图》中这些有记忆的枯木，永不枯竭，也不会衰亡，他们一定能够唤醒新的生命。

□ 撰稿 | 邵仄炯

李成是五代宋初的伟大山水画家，他的《读碑窠石图》堪称杰作。据历史记载，李成，是唐代皇室的后代，因为战乱流离迁居到山东营丘，因此世人又称他为“李营丘”。他长期生活在北方，表现的山水自然也多为山东一带的丘陵，他的画上没有唐代青绿的温暖和明艳的亮色，有的尽是遒劲的笔触和水墨的影调。

李成自幼博涉经史，又爱好赋诗，喜欢下棋，尤其喜欢饮酒。当然李成最得意的还是他的山水画，他画山水不是为了博取名利，他自己说：性爱山水，弄笔自适耳，岂能奔走豪士之门。据说李成性情旷达豪迈，磊落有大志向，但又常常郁郁而不得志，所以一边画画，一边痛饮消愁，可惜年仅49岁就英年早逝。

李成一生创作颇丰，算是一位高产的画家了。仅画史上著录的就有150多件，但因为时代久远，传世至今的画作却只有寥寥几幅，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归在李成名下的作品只有《晴峦萧寺》《寒林平野图》，还有《读碑窠石图》。

《读碑窠石图》画的则是深秋或是冬日的小景。所谓小景，就是以一个小特写的镜头来表现自然山水中的一个景致。李成喜欢画冬景，尤其是寒林枯木。冬日的树木落尽了叶子，光秃秃的树干，枝条裸露在外，在画家的眼里，这参差交错的枯枝就是极具美感的线条。他们虬劲曲折，看似枯萎，实则内含着待发的生机，这些特征显然是李成所期待表现的。所以这寒林古木的形象也成为了画家笔墨下最理想的表达对象。画面右下角是坡岸和窠石。窠，就是穴的意思。窠石就是石头上有小的坑洞或空隙。画面左半部的内容是枯树，占据了超过1/2的



照夜白图。

画面。此图的精彩之处也就在这些形态多变，似有些诡异的巨大枯树中。大树的右侧树立了一座高大孤立的石碑，碑前一位骑着骡、戴着斗笠的老翁，身边站着一位手拿长长手杖的随从。老者骑在骡上，仰望着石碑，像是在读碑上的文字，但碑上似乎没有字迹可寻，只在碑的侧面能看到款识，便是“王晓人物，李成树石”几个字。

仔细看看画中的几株大树，这些巨大的古木交错在一起，树皮的褶皱，树根的盘节，树身上折枝结疤与空洞，都显现出树的年龄与古老的样子。它们的枝条的走向都是向下的，好像有种倒挂的感觉。这就是李成所独创的“蟹爪树”的画法。每一根从主干伸出的树枝都呈弧形的倒挂状，犹如蟹爪子一般弯曲，长而有毛刺。将动物的特征转移到植物的描写上，自然而然带出了一种生动的感觉。这种既有尖刻又有力量的枯枝，还有些张牙舞爪般的动感，在空旷的背景中，被画家用水墨淡淡地画出，天地间一股诡异的、带着幽寒与深邃的气氛，顿时扑面而来。

所以说，李成笔下的寒林、枯木是前所未有的。那虬曲交错的树干和富有沧桑感与动感的蟹爪枝条，无不引发观者远古的记忆和丝丝悲伤的情绪。在李成烟林清旷、气象萧疏的审美影响下，后世许多画家一再描绘寒林主题，也使之成为了中国山水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母题。其实，李成不会画枯死的老干，因为他有另一种胸襟与抱负，他以胸中的丘壑，寄情于画笔之中。

可以想象《读碑窠石图》中这些有记忆的枯木，永不枯竭，也不会衰亡，他们一定能够唤醒新的生命。■

信息

抽象艺术先驱：康定斯基

这是西岸美术馆为纪念康定斯基诞生155周年而举办的中国首个大型回顾展，全面呈现20世纪艺术大师里程碑式的创作生涯。展览汇集蓬皮杜中心的重磅馆藏，包括从艺术家遗孀妮娜·康定斯基对蓬皮杜中心的慷慨捐助与遗赠中精选了百余件展品，涵盖画作、手稿、版画作品，囊括艺术家各阶段及不同作品系列的创作历程，全面呈现这位20世纪艺术大师里程碑式的生涯。